

被遺忘的中泰戰爭（1941-1945）

王文隆

摘 要

中日戰爭爆發的時點，遠早於歐戰與太平洋戰爭的起點，然而歐戰與太平洋戰爭對東亞的影響，並不亞於中日戰爭對中國的衝擊，如僅以中日戰爭觀之，著重於中日在中國境內的衝突，或將難以窺見世界大戰彼此間的牽動。本文試著納入東南亞唯一獨立國——泰國——為考慮重點，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泰國投入「大東亞共榮圈」，並隨日軍北進緬甸撣邦，進襲雲南邊境與國軍交火的過程與細節，利用藏於臺灣、中國大陸、日本、泰國的資料加以論述。這一場被遺忘的戰爭之所以爆發，源於泰國在日軍壓迫下放棄中立的無奈，以及泰國國內泛泰主義揚升引起的雪恥復土運動，中方是被動地應戰。

關鍵詞：中日戰爭、中泰戰爭、太平洋戰爭、大東亞共榮圈、泛泰主義

The Forgotten Sino-Thai War, 1941-1945

Wenlung Wang*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predated the start of both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Pacific War. However,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Pacific War on East Asia was no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n China. If one focuses solely on the Sino-Japanese War, emphasiz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in China's borders, it may be difficult to discern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various regional conflict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Thailand, the only independent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at the time, into the discussion. It examines the process and details of Thailand's involvement in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cluding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s advance into Shan State and its attacks o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where it clashed with the Nationalist Army.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materials found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Japan, and Thailand. This "forgotten war" erupted due to Japan's military pressure on Thailand as well as the rise of Pan-Thai nationalism within Thailand, which sparked a movement to avenge humiliation and reclaim lost territories. China was forced into the conflict in a defensive position.

Keywords: Sino-Japanese War, Sino-Thai War, Pacific War,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 Pan-Thai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被遺忘的中泰戰爭（1941-1945）*

王文隆**

壹、前言

無論是將中日戰爭的起點設置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或是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一般學界討論中日戰爭，多聚焦於國內，除了中國遠征軍之外，殊少將視野突破於國界線外。¹或因如此，曾經在國境南緣爆發過的中泰戰爭，也就被歷史主線敘事拋卻，鮮少被提及。重慶國民政府是一個「被遺忘的盟友」

* 本文初稿曾於2025年8月15日，假國史館舉辦之「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獲得與談人李盈慧教授提點。投稿期間獲得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撰寫過程中也受到泰籍學生Sakulzim Jurin協助，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25年8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10月15日。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¹ 關於中國遠征軍，近年來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有一系列成果，諸如：周惠民編，《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張鑄勳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作戰》（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郭春龍，《中國遠征軍緬北滇西作戰》（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王文隆編，《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吳淑鳳、李道緝編，《東南亞戰場的情報與敵後工作》（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楊維真編，《指揮、後勤與地方政治》（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劉維開編，《域外作戰的宣傳與外交》（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邵銘煌編，《緬北反攻影像史記》（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劉偉民編，《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3年）；劉偉民編，《傳奇詩篇：劉放吾將軍與仁安羌大捷》（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3年）。

(Forgotten Ally)，而泰國，在戰後成了一個被「遺忘的敵人」。²

中泰戰爭是表相，背後蘊含著重慶、東京與曼谷三方的各自盤算。誠然，中泰戰爭的規模遠小於中日戰爭，影響與破壞遠不及中日戰爭，然從泰國這一個第三方參與者的視角切入中日戰爭，也是理解太平洋戰爭在東南亞發展，以及思考大東亞共榮圈在東南亞發酵的一個實例。泰國的特殊之處，在於她一直都是一個獨立國，與其他東南亞殖民地呼應大東亞共榮圈挑戰殖民主的狀況不同，她的參與並非為了擺脫殖民統治，而是基於國家生存與「民族復興」的念想，這使得重慶與東京如何應對曼谷，成了一道相當棘手的難題。

目前國內對此議題觸碰最早的，要屬陳鴻瑜所撰《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中，曾經提及此事。³ 此外，較為深入的是王文隆，然所利用的資料以中、日文為主，缺乏泰國政府的視角，而使得中、泰之間的衝突，僅得中方與日方的觀點與陳述。⁴ 有鑒於此，本文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利用藏於臺北、南京、昆明、東京、曼谷的史料與文本重探中泰戰爭，試著抽絲剝繭地重建中泰戰爭爆發的前因後果，以突破國界線的國際史視角，詮釋中泰戰爭在中日戰爭下的特殊意義，除對於泰方的視角加以補充之外，也以更大的規模與更長的時間，討論中泰戰爭為何而起？經過如何？

本文必須先說明，由於泰國古稱暹羅，曾經於1939年9月23日改稱為泰王國，本文循當時脈絡，凡在改稱之前的一概名為暹羅，改稱之後的皆稱為泰國。

² 被遺忘的盟友一說，出於米德所撰*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³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臺北：國立編譯館，2004年），頁334。

⁴ 王文隆，〈抗戰時期中泰軍事上的衝突與秘密往來〉，《國史館館刊》，第59期（2019年3月），頁1-26；王文隆，〈抗戰時期中泰兩國的武裝衝突及其影響〉，《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4期（2021年12月），頁107-119、160。

貳、暹羅走向對外擴張

暹羅為20世紀初期東南亞唯一獨立國，自朱拉隆功大帝（Chulalongkorn）銳意西化起，其國內逐漸揚起一股國族主義——泛泰主義（Pan-Thaiism），要以曼谷為中心，團結泛泰語民族，結成一個大泰國。泛泰主義大概歸納為兩處根源，一是「外患」，源於近代以來暹羅在西力東漸下所簽訂的諸多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以及割失領土予英法殖民帝國的「國恥」；一是「內憂」，出於暹羅政府欲鞏固泰人意識，要奮發圖強以團結泰人、同化國內其他民族於一，而境內人口占比逼近三分之一的華人，被視為是團結的最大障礙。⁵

失去的領土，令暹羅惦念不忘，奪回「失土」以「雪恥」，成為暹羅形塑國族主義的一套說詞，要奪回包括英屬緬甸之撣邦（Shan State）、英屬馬來亞北方四邦⁶，以及湄公河左岸並同暹粒（Siem Reap）、馬拉望（Battambang）在內的「失土」。1932年的憲政革命之後，由軍人為主的立憲革命使軍人囊括各項內外權力，缺少文官與王室的制衡，軍費開支飆漲，一度達到全國總預算的三分之一，而大多數政府部門的高級職務亦為軍人控制。⁷ 在1931年起中日衝突越演越烈之際，泰國以日為師，不僅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採買日本軍械、敦聘日本軍事教官訓練暹軍，雙邊貿易關係亦更加密切，1936年時日暹貿易占暹羅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僅次於英國。⁸ 接近日本以平衡英法，高舉中立主義避免捲入紛

⁵ 關於泛泰主義，參考：Ying-kit Chan, Chang-Yau Hoon, *Southeast Asia in China: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and Contemporary Engagements*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23), pp. 21-42；雷娟利，《日本對滇西淪陷區的統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頁131-135。有關暹羅華僑問題與認同，參見：李道緝，〈泰國華人國家認同問題〉（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另關於英法對暹羅領土的吞剝，參考：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Land Boundaries of Indochina: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Durham: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Durham, 1998), pp. 15-18; "Trea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iam(1909)," in *Treaty Series*, No.19, 1909, pp. 1-10.

⁶ 指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吉蘭丹（Kelantan）、登嘉樓（Terengganu）。

⁷ Paul Chambers, *Unruly Boots: Military Power and Security Sector Reform Efforts in Thailand* (Frankfurt: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2013), pp. 5-6.

⁸ Maurizio Peleggi, *Thailand: The Worldly King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pp. 120-124.關於日泰民間往來及商貿，參考：村嶋英治，《海外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の受容に關す

爭，是當時暹羅對外政策的重大指導，並藉此擴大國內泰化政策的實施，屢有華僑因不明原因被捕、遞解出境的新聞見諸報端，在戰時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之際，日軍鐵蹄踏破中國半壁江山之時，藉重慶無暇他顧，暹羅政府動作頻頻。⁹

親日的國防部長鑾披汶（Plaek Phibunsongkhram）自1938年12月擔任國務總理後，加大泛泰主義的力度，促進泰文化的標準化，並大規模查封華校。¹⁰ 1939年6月24日，鑾披汶將國名改稱泰國（Thailand），指的是所有泰族人民共同建立的國家，這邊所指的泰族是基於泛泰主義的大泰族，在空間上包括當前泰國所統領的範圍、19世紀末期割讓給英國與法國的土地上的子民，此外還包括英屬緬甸的撣族、英屬印度的阿薩姆邦阿豪姆人、法屬印度支那的寮族、儂族、岱依族、越南泰族、中國雲南的傣族乃至中國南方廣西、貴州的壯侗語系的壯族、布依族、水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以及海南島的黎族都是泛泰民族，甚至有些泛泰主義者不僅從空間維度劃限，也從歷史的維度將南詔、大理國視為泰人國家，延長其淵源。¹¹

為了凝聚泰人認同，自1939年6月24日起，至1942年1月28日間，鑾披汶政府陸續頒布12道民族文化維持令（National Cultural Maintenance Act），內容涉及國族認同、愛用國貨、國語運動、衣著服飾、國旗與國歌等國家象徵、衛生飲食、尊老愛幼等國族公民教育，強調泰國利益優先，形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相同語言的大泰族認同，這都是要掃卻「內憂」的手段。¹² 泛泰主義鋪天蓋地的影響，一則壓抑外僑對於祖國的情感，強化境內各民族對泰國的認同，一則推動強化武裝、擁護中央政權，作為恢復失土，發揚民族復興，以遂「雪恥」

る実証的研究:タイとその周辺地域の事例》（東京：統計研究会，1992年），頁50-53；蔡文星，《泰國》（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頁61-62；俠文，《暹羅內幕》（香港：南洋問題研究會，1940年），頁16-17。

⁹ 蔡文星編，《泰國近代史略》（重慶：正中書局，1944年），頁133。

¹⁰ 蔡文星編，《泰國近代史略》，頁133。

¹¹ 〈關於使用國家、人民和民族名稱的公告〉（ประกาศ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ว่าด้วยรัฐนิยมใช้ชื่อประเทศ, ประชาชน และสัญชาติ），June 24, 1939,《皇家公報》（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冊56，頁410；王連浩、陳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之回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2012年9月），頁86-95、159。

¹² Maurizio Peleggi, *Thailand: The Worldly Kingdom*, pp. 52-54.

的悲願。

歐戰於1939年9月爆發，英、法對德宣戰，「假戰」（Phoney War）期間，泰國政府重申中立。¹³ 法國不敵德國，於1940年6月投降，同年9月日本發起「法印進駐」，印度支那派遣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給了鑾披汶興起武力奪回失土的念頭。同年12月，泰、法兩軍先開啟空襲戰，法軍率先於1941年1月5日入侵泰國邊境城市阿蘭亞帕貼（Aranyaprathet），泰軍布拉法兵團（Burapha Army）與依善兵團（Isan Army）以自衛為由起而反擊。¹⁴

鑾披汶對法戰爭除了對內標舉泛泰主義之外，也對外解放法屬印度支那擺脫殖民統治的宣傳，以強化動武的正當性。泰國為這目標，不僅試著與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獨立運動者合作，也試著將遺落的「泛泰人」從寮國及柬埔寨境內拯救出來，融入以曼谷為中心的立憲新泰國。¹⁵ 泰國高舉的去殖民地化，與日本帝國在此宣傳的大東亞共榮圈、要破除殖民帝國之統治的目標趨近，這也加深日、泰之間理念之契合，而有進一步合作的可能。

促使日本出面側助泰國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日本得到來自鑾披汶的口頭承諾。日本為了南進，在成功入駐法印後，希望能假道泰境，以便突進英屬緬甸與英屬馬來亞，而盛產米穀的泰國，能成為日本南進時重要的兵站基地。¹⁶ 起初，泰國以中立為詞，不願應允。然鑾披汶深知日方之盼望，藉此吊日方的胃口。他

¹³ 「關於國家中立的公告」（ประกาศพระบรมราชโองการ ให้ปฏิบัติ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กลาง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๔๘๒），August 5, 1939, 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曼谷：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1994年），頁323。

¹⁴ 戰爭過程參考：Andrew McGregor, “Vichy versus Asia: The Franco-Siamese War of 1941”, accessed August 14, 2024, <https://www.aberfoylesecurity.com/?p=1191>.

¹⁵ 村嶋英治，〈1940年代におけるタイの植民地体制脱却化とインドシナの獨立運動：タイ仏印紛争から冷戦の開始まで〉，收入磯辺啓三編，《ベトナムとタイ——經濟發展と地域協力——》（東京：大明堂，1998年），頁110-153；Wasana Wongsurawat, “Thai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Failed Decolonization Attempt,” in Ashley Jackson, ed.,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137-140。

¹⁶ 〈日本軍の泰國平和進駐事情〉（昭和16年7月-16年12月），《防衛省》，防衛省藏，檔號：南西-泰仏印-84。

在1940年9月底，向日本外交官透露，有意加入日本陣營。10月間，他口頭告訴日本駐泰海軍武官鳥越新一，假如有需要，泰國政府同意日軍通過泰國領土，他也願意提供這些軍隊所需，交換條件是希望日本協助泰國取回湄公河沿岸「失土」。此事經鳥越返國彙報後，深受重視，由日本內閣總理邀集陸、海、外相於11月5日會議，決定協助泰國獲取聲稱的失土，由此爭取泰國對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支持。¹⁷ 日泰各取所需，有了合作的空間。

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於1941年1月21日發表談話，表示不會對法、泰衝突坐視不管，並放言排除其他國家介入的可能，而泰國也在難以續戰的困局下接受日方調停，法國則在1月24日表示同意走上談判桌。¹⁸ 泰、法雙方於5月9日在東京簽署《法泰和平條約及其議定書》（Convention of Peace between Thailand and France），泰國依約奪回1904年割讓給法國的湄公河右岸和占巴塞（Champasak），以及1907年割予法屬印度支那的柬埔寨西北部馬德望和暹粒。¹⁹ 為便於管理，泰國政府重劃所奪「失土」的行政區，納入泰國行政體系，馬拉望改稱為特拉邦府（Phra Tabong Province），將湄公河右岸的瑯勃拉邦地區改稱瀾滄府（Lancang Province），將占巴塞地區名為那空占巴塞府（Nakhon Champasak Province），將暹粒改稱披汶頌堪府（Phibunsongkhram Province），用以榮耀鑾披汶。²⁰

¹⁷ 陳鴻瑜，《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42；日本防衛庁戰史室編，《戰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第2冊（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頁171-172。

¹⁸ 熊沛彪，〈二戰中日本干預泰、法印領土爭端論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3年第6期（2013年11月），頁52。

¹⁹ 「『フランス』国『タイ』国間平和条約及附属議定書」（1941年7月10日），〈泰国、仏領印度支那間国境紛争一件（日泰、日仏間保障及政治的了解二關スル議定書締結關係ヲ含ム）第一〉，《外務省》，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A.4.6.1.F/SII_001。

²⁰ 〈泰國管理法國歸還領土法〉（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จัด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ดินแดน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คืน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ฝรั่งเศส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๔๘๔），July 22, 1941，《皇家公報》（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冊54，頁424-432；〈關於設置行政區的公告〉（ประกาศ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เรื่อง ตั้งอำเภอ），July 25, 1941，《皇家公報》（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冊58，頁2292-2293。

叁、日泰同盟與泰軍北進揮邦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亦於同日清晨突襲泰國。此時，鑾披汶人在外地視察，連夜飛車於12月8日上午6時50分趕回曼谷，利用無線電向全軍下達不抵抗命令，爾後於上午7時45分在內閣府約見日本駐泰大使坪山貞二。²¹ 雙方於正午簽署《日泰關於日本國軍隊假道泰國領土之協定》（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ailand Concerning the Passage by the Japanese Forces Through the Thai Territory），並換文生效。內容僅有三點：一、為因應東亞的緊急態勢，泰國同意日軍通過泰國領土，泰方願意提供包括硬體設施在內的一切必要協助，迴避任何可能爆發的衝突；二、前款規定的具體執行，由兩國軍事當局商定；三、日本保證尊重泰國名譽、主權與領土完整。²² 協定既簽，日泰雙方隨即全面停火，第十五軍司令長官飯田祥二郎於次日下午3時順利進駐曼谷，走訪日本駐泰使館外，也拜會了鑾披汶。²³

²¹ 「1941年12月7日及8日內閣會議紀要」（บันทึก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 วันที่ ๗ และ ๘ ธันวาคม ๒๔๘๔ เวลาเช้า），收入帕連進（สิริ เปรมจิตต์），《第八任泰國總理鑾探隆的生平與事蹟》（ชีวิตและงานของพลเรือตรีถวัลย์ ธ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ที่ 8），泰國：1989年3月25日鑾探隆火葬儀式，1989（ของไทย: อนุสรณ์งาน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เพลิงศพ พลเรือตรีถวัลย์ ธ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ณ เมรุหน้าพลับพลาอิศริยาภรณ์ วัดเทพศิรินทราวาส วันเสาร์ที่ 25 มีนาคม พ.ศ. 1989），頁125-128。

²² 日本防衛庁戦史室編，《戦史叢書・マレ——進攻作戦》，第1冊（東京：朝雲新聞社，1966年），頁159-161；「日泰進駐協定／調印書、交換公文（來簡）」（1941年12月8日），〈日泰進駐協定〉，《外務省》，檔號：TH9；「日本国「タイ」国間同盟条約關係」，〈大東亞戦争關係一件／「タイ」国問題／日、泰進駐協定並日泰同盟条約關係〉，《外務省》，檔號：A.7.0.0.9-3-1。美國方面所報情報稱，日泰於凌晨2點起開始衝突，上午7時半發布停火命令。詳見：“The Minister in Thailand (Pe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8,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ume V*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6), p. 375；「1941年12月7日及8日內閣會議紀要」（บันทึก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 วันที่ ๗ และ ๘ ธันวาคม ๒๔๘๔ เวลาเช้า），收入帕連進（สิริ เปรมจิตต์），《第八任泰國總理鑾探隆的生平與事蹟》（ชีวิตและงานของพลเรือตรีถวัลย์ ธ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ที่ 8），頁129-148；「泰日協議」（ข้อตกลงระหว่างผู้แทนฝ่ายไทยและญี่ปุ่น），December 8, 1941，收入帕連進（สิริ เปรมจิตต์），《第八任泰國總理鑾探隆的生平與事蹟》（ชีวิตและงานของพลเรือตรีถวัลย์ ธ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ที่ 8），頁148。

²³ 「1941年12月9日」，〈飯田祥二郎戰塵日錄：第二部（佛印進駐）〉，《防衛省》，檔號：南西-ビルマ-24。關於第15軍進駐曼谷前後情況參見：八原博通，〈泰國進駐とピブ

日軍發動的珍珠港奇襲，大傷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實力。12月10日，英國由歐洲戰場派往新加坡用以震懾日軍南下的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戰艦，與反擊號（HMS Repulse）戰鬥巡洋艦於馬來亞海戰中受日機圍攻，遭魚雷擊沉，自此海上再難與日軍相抗。就在這一天，在鑾披汶屢陳委曲求存、顧全大局的說辭主導下，泰國決定放棄中立，與日本組建攻守同盟，並調整國內的財經方向以應變局，一方面滿足日方對於戰需物資的供應，一方面試圖穩定國內經濟秩序。²⁴

在12月11日雙邊草簽的《日泰同盟條約》引言中提到，日本與泰國為了共建大東亞共榮圈，決定結盟掃除一切障礙，恢復「世界和平」。簽字次日，鑾披汶透過廣播向民眾表示，泰、日合作是為了追求泰國民眾的幸福，並以「日本從未加害于泰國」以及「日本協助泰國收復失地」自解。鑾披汶強調泰國為小國，沒有對外擴張的野心與能力，僅能提供日本便利，獲取合作之報酬，並言日本勝利之時，此一勝利也將與泰國共有。²⁵ 如此說辭，能見當時鑾披汶對放棄中立的認知，以及與日本合作之自釋。

草簽的《日泰同盟條約》與日後於同月21日簽署的正式條約差異不大，除了重申尊重彼此主權與領土完整外，不外乎是簽約之一方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允諾提供政治、經濟與軍事支援等項，且未經簽約之另一方同意，不得與交戰方媾和。該約自簽字起生效實施，為期10年，期滿前得商議續約。²⁶ 約款的關鍵

ン首相〉，《防衛省》，檔號：南西-泰仏印-4。

²⁴ 「鑾披汶主持會議，同意日本政府要求日軍得穿越泰國國土」（เรื่อ ง รัฐบาลญี่ปุ่นขอให้กองทัพญี่ปุ่นเดินผ่า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จอมพล ป.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เป็นประธาน），December 10, 1941, 收入帕連進（สิริ เปรมจิตต์），《第八任泰國總理鑾探隆的生平與事蹟》（ชีวิตและงาน ของพลเรือตรีวัลย์ ธ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ที่ 8），頁155-165。

²⁵ 〈一年來泰國外交的回顧〉，《中原報》，曼谷，1943年1月1日，版2。

²⁶ 「日本国「タイ」国間同盟条約關係」，〈大東亞戦争關係一件／「タイ」国問題／日、泰進駐協定並日泰同盟条約關係〉，《外務省》，檔號：A.7.0.0.9-3-1；「日泰同盟條約」（Pacte d'Alliance Entre la Thaïlande et le Japon），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50-451；「泰日同盟條約」（ข้อตกลงในลัทธิ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ยุทธร่วม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ญี่ปุ่นกับไทย），December 21, 1941，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

並不在公開示人的內容，而在於附屬的秘密諒解，該諒解的第一條明言：「日本將協助泰國恢復失土。」可見在泛泰主義下，泰國最為介懷的，仍是恢復19世紀因英、法帝國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下所失去的領土，盼假日本所提大東亞共榮圈，排除西方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勢力。此處所言，意指兩處，一為劃予英屬馬來亞的四邦，一為劃入英屬緬甸的撣邦。這是泰國之所以投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最重要關鍵，亦即是「雪恥」的推促。

1942年1月3日，基於《日泰同盟條約》第二條，日泰由飯田祥二郎與蠻披汶為代表，另簽《日泰協同作戰協定》，除了商定協同作戰之外，泰國亦同意日軍得於境內戰鬥、提供日軍防禦泰國以及在泰境之外共同作戰的一切需要。藉此，日軍得以利用泰國航空、防空、通信、運輸、電信與氣象機構所屬之工廠、倉庫等。此外，泰國亦同意駐泰日軍可利用境內糧秣、勞力與軍需設施為宿營、給養之用，並推展情報交換、共同宣傳與防諜工作。²⁷ 雖說協同作戰實際上是日軍主導，但為顧及泰國顏面，在約款行文時仍取平等相待。而後，飯田祥二郎與泰軍簽署協同作戰要綱，言定泰軍出境往景棟（Kengtung）、密支那（Myitkyina）方向拱衛日軍右翼。²⁸

依據《日泰同盟條約》簽署同日，泰國國防部及陸軍總部所發命令，日、泰兩軍就分工細項作出安排，泰軍負責看守泰緬邊境，防衛泰南及泰西的海岸線，後勤部分泰方必須協助修築拉亨（Rahaeng）經湄索（Mae Sot）到妙瓦底（Mia-Wadi），以及北碧府（Kanchanaburi）至崩梯（Ban Bong Ti）的公路。作戰分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54-455；「泰日同盟條約附帶協議」（ข้อตกลงปลีกย่อยอันเป็น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ของข้อตกลงในกติกที่ 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ยุทธร่วม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ญี่ปุ่นกับไทย），December 21, 1941，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56-457。中文翻譯參見：〈日泰締結攻守同盟條約〉（1941年12月21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抗戰時期封鎖與禁運事件》（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67年），頁167-168。

²⁷ 「日泰協同作戰二閱スル協定」（1942年1月4日），〈上奏關係書類綴 1其2 昭和17年1月-17年5月〉，《防衛省》，檔號：中央-作戰指導上奏-13。

²⁸ 「第15軍作戰要領案」（1941年12月19日），〈南方軍作戰關係資料綴 昭和16年11月25日-18年2月21日〉，《防衛省》，檔號：南西-全般-8。

工上，日泰以拉亨經湄索到妙瓦底一線為界，日軍從妙瓦底一帶西進英屬緬甸，直指仰光；泰軍自此線之北，負責北進，直驅景棟與曼德勒。日、泰空軍也將以此線劃分防區，泰國海軍尚需負責華欣（Hua Hin）至薩塔希普（Sattahip）一線以北的暹羅灣海防。²⁹ 為此，泰國以駐防北碧府的第二師、呵叻府（Nakhon Ratchasima）的第三師，與那空沙旺府（Nakhon Sawan）的第四師為主體，搭配第三十五及第四十六騎兵團組成的騎兵師，於1941年12月24日組建一支外征軍，又稱西北軍（Kongthap Phayap），派社里龍里（Charun Rattanakun Seriroengrit）將軍為主帥，兵員達3.5萬人。³⁰ 泰軍第二師與第三師皆配屬3個步兵團以及3個炮兵營，第四師有2個步兵團以及2個炮兵營，各師俱配屬坦克、摩托車、工兵營、高射炮，集結於泰國西北邊境，沿途設置兵站，預備入緬作戰，一雪「失土」國恥。³¹ 泰軍西北軍所用的軍械，除了自製的輕機槍、步槍與彈藥外，亦自日方取得38式步槍、91式手榴彈、92式重機關槍、99式短小銃等武器。³² 此外，泰國空軍亦有購得授權自組的霍克三（Hawk III），以及自日本移轉的97式戰機（KI-27）、97式輕轟炸機（KI-30）助陣，整體戰力表面看來不算差。³³

²⁹ 「日泰分防命令」（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ผลาญเชียวรธา），December 21, 1941，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65-467。

³⁰ 「7·南總特報第7号 南方軍特報（自2月1日至2月20日）」（1942年2月21日），〈南方軍特報綴 其の2 昭和17年2月1日-17年3月11日〉，《防衛省》，檔號：南西-全般-30；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29、134；猜裕柯彭將軍（พลเอกสาธุคุณ เกิดผล），《在景棟的所思所為》（เชียงตุง และ ข้อคิด เขียน พุด ท้า）（曼谷：丹速沙印刷公司，1994）（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โรงพิมพ์บริษัทด้านสุทธาการพิมพ์, 1994），頁34。該部隊的編制，能參考：「西北軍部隊編制」（การจัดหน่วยในกองทัพพายัพ），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57-463。

³¹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29-130、136。

³²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34。

³³ Jane M. Ferguson, *Repossessing Shanland: Myanmar, Thailand, and a Nation-State Deferr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21), p. 55;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

泰軍一開始的參戰設定，是要拱衛日軍北進的右翼，收復撣邦，第四師奉命前進清萊，劃定湄歲（Mae Suai）、湄沙（Mae Sat）、湄屏（Mae Ping）一線以左、美塞（Mae Sai）、湄生（Mae Sen）、洛美（Toi Mei）一線以右區域集結。第二師所屬第十二步兵團於湄占（Mae Chan）集結，沿著清萊往景棟道路西側配合第四師北進，其餘第二師所部于那空沙旺集結，作為西北軍後備部隊。第三師於帕堯（Phayao）集結，從東側出擊。第三十五及四十六騎兵團，於清邁集結，準備進入夜豐頌（Mae Fong Son）與湄沙良（Mae Sariang）之間區域駐防。³⁴ 但日軍南方軍司令部研判泰軍戰鬥力不足，如日、泰合進，日軍還得顧慮到泰軍的補給、裝備等，如泰軍敗退，更將成為日軍的負累，因而對緬作戰初期，由日軍第十五軍所屬第三十三師團、第五十六師團主攻，泰軍西北軍只擔負泰緬邊境警備，負責來往邊境之交通警戒、後勤保障的工作。³⁵

日軍在1942年1月30日攻下毛淡棉，一路北進，在2月15日新加坡投降之後，日軍第十八師團與第五十五師團北調加入戰局，很快地在2月底便突破英軍錫當河（Sittaung River）防線，直奔仰光。隨著日軍在緬甸戰場的捷報頻傳，泰國國內民族情緒激昂，為滿足其泛泰主義中對撣邦的主權宣示，泰方表現出強烈參戰意願，並於1942年3月5日，由曼谷下達西北軍準備跨越泰、緬邊境的作戰命令，躍躍欲試，以協同日軍切斷盟軍自東枝東延猛龍的交通線為作戰目標，全面北進。³⁶ 然而泰軍西北軍受命後卻遲遲未動，阻力來自於日軍南方軍司令部。在緬甸戰役尚未明朗前，日軍南方軍不願冒著泰軍驟入戰場的風險，畢竟泰軍戰力遠不若日軍，而日軍或也得分供泰軍軍需以饜足其需，都使南方軍不願輕許泰軍出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234-237。

³⁴ 「第一號一般作戰命令」（ที่ 16/3: คำสั่งยุทธการทั่วไปที่ ๑ (การเข้าตีหุมพล)），December 21, 1941，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65-472。

³⁵ 第十五軍參謀部，〈緬甸作戰經過の概要〉《防衛省》，檔號：南西-ビルマ-30；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35-136。

³⁶ 「作戰命令：戰爭準備」（ที่6-1/34: คำสั่งยุทธการ (เรื่อง 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ยุทธ)），” March 5, 1942，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78-487。

境。同年4月25日，南方軍總參謀長塚田攻發給日本駐泰武官守屋精爾的指示特別提到，對泰軍的指導以維持現狀為要，在未獲南方軍諒解下，泰軍不得輕越邊境。³⁷

泰國為求日本之同意，自1942年4月底不斷向守屋精爾表達出兵揮邦的意願。³⁸ 鑾披汶甚至向守屋表示，如不能進兵揮邦，他恐將難擋國內眾怒，或有被推翻下臺的可能。³⁹ 泰國的殷盼，於緬北戰役即將落幕前終獲得償。

1942年5月2日，日軍占領英屬緬甸曼德勒的次日，塚田攻收到來自東京總參謀部的電報，命令南方軍設法指導泰軍進擊緬北，指示由泰軍負責薩爾溫江以東的東揮邦區域防務，並准其對華作戰。⁴⁰ 為此，日、泰雙方軍事人員于同月5日簽署了一份《日泰兩軍對華協同作戰實施大綱》，明定參與對華作戰的泰軍西北軍，須聽從日本南方軍司令部指揮，且在未獲得日本南方軍司令部同意下不得撤軍，這或許是為了避免泰軍與盟軍接戰潰走，日軍防務突生缺口的考慮。另為了避免增加日軍的負擔，泰軍在航空、通訊、運輸、補給、運輸、衛生等方面，原則上自行準備，日軍不加協助。雖說泰國急切地希望參與對緬作戰，乃是希望取回揮邦，但該協議中亦言明，這一地區的行政歸屬與作戰無關。⁴¹ 可見日方一開始並沒有讓泰方收復揮邦的意思，僅是滿足泰方國族情緒與其國內治理所需的權宜。為使運作順利，荒尾興功特別在5月6日往見飯田祥二郎，席間討論泰軍參與進攻的安排以及軍需配備。⁴²

³⁷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頁476-477。

³⁸ 「1942年4月25日」，〈荒尾興功日記〉，《防衛省》，檔號：南西-全般-33。

³⁹ Murashima Eiji, "The Commemorative Character of Thai Historiography: The 1942-43 Thai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han States Depicted as a Story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ai Independe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No.4 (Oct., 2006), p. 1079.

⁴⁰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緬甸攻略作戰》，頁476-477。

⁴¹ 「タイ軍ノビルマ進撃ニ伴フ対タイ措置ニ关スレ件」（1942年5月9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太平洋戦争》，第二（東京：外務省，2010年），頁1098-1099；「日泰兩軍協同作戰に関する追加協定」（1942年5月5日），〈南方軍各方面作戰計畫等綴 昭和17年〉，《防衛省》，檔號：南西-全般-27。

⁴² 「1942年5月6日」，〈飯田祥二郎戰歴日録：第二部（佛印進駐）〉，《防衛省》，檔

泰國對於出征頗為積極，西北軍司令部隨即於《日泰兩軍對華協同作戰實施大綱》簽字同日，發布作戰命令，與3月時所發卻未實施的作戰命令不同，此次西北軍分四路前進，一路由美塞出境，直攻景棟；一路由農屋（Nong Uk）出境，攻取孟東（Mong Ton）；一路由苗興（Mueang Haeng）出境，經塔哈愣（Ta Hpa Leng），直奔孟班（Mong Pan）；一路由夜豐頌一帶出境進兵薩爾溫江，要控制薩爾溫江以東區域。後勤的食糧與油品供應準備約一個月用量，以南邦、清邁、清萊與清道（Chiang Dao）四地設置大型供應站與戰地醫院，下分諸多兵站轉運，可見泰軍對於戰爭發展較為樂觀。⁴³

薩爾溫江以東，正是第六軍第九十三師在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後撤時，負責掩護其他部隊後撤的防地，與第九十三師一同駐此的，還有第四十九師。第九十三師以景棟為據點布防，扼守湄公河以北至景棟一帶，第四十九師負責景棟以西至薩爾溫江地區，以塔高（Takew）為據點。⁴⁴

泰軍進入緬甸戰場的時間，依日本駐泰代理大使石井康所報，應在1942年5月10日之後，此時中國遠征軍在緬北已經開始後撤，日軍乘勝北進，在這一天第十八師團占領了景棟。⁴⁵ 然而，如依據國軍第六軍所呈緬甸戰役戰鬥詳報，在1942年5月6日15時，亦即《日泰兩軍對華協同作戰實施大綱》簽署次日下午，在猛百了（Mongpaliao）與總數約二百餘人的泰軍及便衣部隊便已接火，國軍後撤後，日泰軍持續北進，終而爆發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⁴⁶

號：南西-ビルマ-24。

⁴³ 「作戰命令（進攻）」（ที่ 343-213/1211: คำสั่งยุทธการ (เรื่อง การรุก)) ,” May 5, 1942, 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78-487。

⁴⁴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七八七-11663。

⁴⁵ 「石井代理大使致東鄉外務大臣電第955号」（1942年5月21日），〈大東亞戰爭關係一件／館長符号扱來電綴 第五卷〉，《外務省》，檔號：A.7.0.0.9-63_005；「1942年5月10日」，〈飯田祥二郎戰塵日錄：第二部（佛印進駐）〉，《防衛省》，檔號：南西-ビルマ-24。

⁴⁶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3。國軍一開始還不知道來襲是泰軍，時於第93師服役之杜其良的回憶。杜其良，〈戰火遊子〉，收入《烽火、離亂、老士官》（臺北：甯文創事業有限

就前線國軍所敘，滇緬邊境靠近泰國北緣地域，山地綿延，社區分歧，森林茂密，敵軍易於躲藏。旱季時，天空晴朗，敵機常升空偵測、威脅；雨季時，每日降雨，溫差極大，加上該地瘧疾流行，官兵水土不服、患病者亦多，攻防皆不容易。⁴⁷ 對泰軍來說，在此行軍也極其辛苦，泰國此時鐵路僅鋪至清邁（Chiang Mai），以北道路交通並不便利，大多仰賴步行與馱運。⁴⁸

肆、兩次猛麻（Mongma）戰役

自1942年5月泰軍入緬後，至1945年8月泰國因日本宣布投降而結束戰爭為止，中、泰在滇緬邊境爆發過四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前兩次都在猛麻周遭爆發。

一、第一次猛麻之役（1942年5月6日至1942年6月17日）

泰軍入緬的依據是《日泰兩軍對華協同作戰實施大綱》，入緬之初日、泰聯軍一同北進。泰軍第二師為左翼，以猛薩（Mong Hsat）為目標，第四師為右翼，以大其力（Tachileik）、猛帕亞（Mong Hpayak）為目標，預留第三師為主力進取景棟，騎兵師為左方護翼，與日軍第十八師團併行北進，要掃蕩揮邦國軍。⁴⁹ 1942年5月6日國軍與泰軍接火之後，日軍往賽蠻（Hsaimawn）方向進發，同月10

公司，2011年），頁167。

⁴⁷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3；〈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1942年8月4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7。

⁴⁸ Thak Chaloemtiarana,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sm Pater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07), pp. 24-25.

⁴⁹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42-143；飯田祥二郎，〈ビルマ戡定作戰上卷（昭16年7月-17年6月15日）〉，《防衛省》，檔號：南西-ビルマ-27，頁L-94-95。

日，泰軍第四師進襲猛戈（Mongko），另一股步兵攻下猛海（Monghai）。⁵⁰ 接連五日，泰軍第四師在炮兵與空軍的掩護下向北前進，連下數村，日、泰聯軍進襲景棟通往泰北之猛林（Monglin），續往猛帕亞前進。⁵¹ 泰軍持續北進，使景棟國軍陷於西側日軍、南側泰軍與東側進入法屬印度支那之日軍的三面包圍。此外，緬民十九附敵，第六軍在景棟無法補充糧秣，仍需自國內的車里、佛海徵集接濟，也使留駐當地頗為困難。⁵²

再則，薩爾溫江以東的景棟地區，東西寬200英里，自景棟往南至泰北邊境亦有百餘英里，其間崇山峻嶺，人煙稀少，國軍在此奔波，不僅兵困馬疲，傷病兵多，損耗也不及增補，每師僅五千餘人，缺員嚴重，加以後方補給因交通不便難以跟上，就地徵用又遭遇當地居民託言無糧可售，或是為敵張目的相抗。⁵³ 據第六軍軍長甘麗初所報，泰軍第一師與第四師隨同日軍第十八師團一部，進犯猛海、猛白，猛信，另有日越聯合軍窺伺車里、佛海，數月作戰，第四十九師與第九十三師死傷近半，暫第五十五師傷亡尤大。⁵⁴ 國軍在無力防守如此廣闊地域的考慮下，為避免無謂犧牲，自5月15日起，決定將國軍大部撤回國內，第九十三師主動放棄景棟東撤雲南佛海，之後便以車里、佛海、南嶠一帶為主要防區。與第九十三師一同撤往西雙版納地區的，還有第四十九師與暫五十五師，兩支部隊一

⁵⁰ 「龍雲電蔣中正何應欽據甘麗初電稱泰北敵增援反攻我方傷亡均重已退至三五高地等共七點戰況呈報」（1942年5月11日），〈遠征入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8-134。

⁵¹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3。雖說泰國西北軍是由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及一支騎兵師與其他部隊組成，然就第六軍軍長甘麗初所報，卻是泰軍第一師、第四師與日軍第十八師團的聯合部隊來逼。參見：「龍雲電蔣中正何應欽據甘麗初電稱我遠征軍與敵激戰情況並報因地理生疏正面太廣人心不附補給及交通通信問題而致戰役之失等戰情彙報」（1942年5月20日），〈遠征入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8-137。

⁵² 〈甘麗初致昆明行營主任龍雲電〉（1942年4月30日），《雲南省政府秘書處》，雲南省檔案館藏，檔號：1106-003-01361-003。

⁵³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3。

⁵⁴ 〈趙宗翰關於告內政部長周鐘岳有關甘麗初軍長所部遠征軍近況的電〉（1942年5月），《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檔號：1106-003-01361-007。

度在車里布防整理，不久後便開往思茅，爾後第四十九師留在思茅，暫第五十五師轉往昆明整補。⁵⁵ 留在緬境預留防禦縱深的，僅剩第九十三師277團的第一營及第三營，與第278團第七連、279團二營，以位於英緬境內的猛麻為據點，劃湄公河上游打丙江（Tar Ping）為防。⁵⁶

猛麻位處佛海縣邊境打洛鎮以西50里，恰于南累河（Nam Lai）與打丙江之間，是通往中緬邊境重鎮打洛的門戶。打丙江平時水深過頂，雨季時水流湍急，恰能作為天然屏障，在此駐兵有扼守邊境的防務考慮。⁵⁷ 第六軍主力退入國境，使蔣中正深深憂慮，認為敵軍威脅日近，對於西南防務感到不安。⁵⁸ 雲南省主席龍雲復電稱，敵機屢屢越境偵查南嶠、佛海，使得滇緬邊境頗有風雨欲來之感。⁵⁹ 而日軍此時亦攻入滇西，與國軍於怒江對峙，更使滇南防務壓力加劇。

國軍主力後撤後，泰軍第三師經土民領路於1942年5月26日進占景棟，同月31日第四師自猛帕亞東行進占猛養（Mongyang），與第九十三師279團所遣游擊部隊接觸，另亦遣兵兩度進襲猛麻未得。⁶⁰ 據第279團所報，6月4日，曾與攜帶

⁵⁵ 思茅地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思茅地區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75；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頁1038。

⁵⁶ 「甘麗初電蔣中正報告陳勉吾師已抵車里等共四點呈報」，〈遠征入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8-138；〈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1942年8月4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7。

⁵⁷ 〈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1942年8月4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7。

⁵⁸ 「蔣中正考慮日本進犯昆明如由昆緬越兩方進取昆明以增強越緬與滇陸上之交通」（1942年5月30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一年五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164-030。

⁵⁹ 「龍雲電蔣中正何應欽報告遠征軍各師位置並據諜報稱日軍連續偵察車里佛海南嶠一帶」（1942年5月21日），〈遠征入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8-021；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52-153。

⁶⁰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3；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作者自印，無日期），頁323-324；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52-159、167；宋克鑾（หาญสงคราม

機槍的泰軍百餘兵員，於該團第三營第一、二連游擊之打丙江南岸3376高地爆發衝突，泰軍作戰約半小時後退去。⁶¹ 由於是國軍主動後撤，因此泰軍除了因為道路情況不佳或是橋樑遭到破壞而延遲行軍外，其實沒有遭受任何阻撓。⁶² 泰軍占領景棟與大部分撣邦之後，蠻披汶公開嘉許，大讚泰軍於惡劣雨林中作戰之英武。⁶³ 景棟居民也派出代表「喜迎王師」，表達對於泰軍驅逐敵人而使該地居民「重回祖國懷抱」的感激。⁶⁴

6月11日起，泰軍復遣兵力約三、四百人，推有大炮兩門，進襲3376高地，後復增援至五百餘人並自高地左側迂迴，國軍據高抵制，中、泰雙方在打丙江南岸反復爭奪。泰方為求突破，於6月15日自東側出擊欲取蠻派（Wornpai），迫使第279團放棄打丙江南岸，轉至打丙江北岸的制高點3560高地及3688高地布防。後泰軍自蠻派北進，在蠻判考（Wornpangkow）遭遇自猛麻南下的國軍第九十三師第277團，次日拂曉國軍發起突擊，將該路泰軍打退，續進至打丙江邊。6月17日拂曉，第279團轉守為攻，泰軍不敵南撤，國軍進至打丙江邊而止。⁶⁵ 泰軍這邊的陳述則說，泰軍已經達成戰爭目標，因為雨季來臨，防守不易且瘧疾嚴重，因此一部分主力後撤帕堯整補。⁶⁶

（พิชัย），พล.อ. หลวง），《宋克鑾自傳》（ชีวประวัติของ พลเอก หลวงหาญสงคราม ม.ป.ช., ม.ว.ม., ท.จ.）（曼谷：siwaporn公司，1969）（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จำกัด สีวพร, 1969），頁113-114。

⁶¹ 〈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1942年8月4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7。

⁶² 宋克鑾（หาญสงคราม（พิชัย），พล.อ. หลวง），《宋克鑾自傳》（ชีวประวัติของ พลเอก หลวงหาญสงคราม ม.ป.ช., ม.ว.ม., ท.จ.），頁113-114。

⁶³ 「褒揚西北軍出色表現」（ที่4753/45: ชมเชยการปฏิบัติของ ท.พ.ชัย），May 31, 1942，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88。

⁶⁴ 「致蠻披汶總理」（กราบเรียน ท่านผู้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 และ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กรุงเทพฯ），May 31, 1942，收入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491。

⁶⁵ 〈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1942年8月4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7；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70-172。

⁶⁶ 宋克鑾，《宋克鑾自傳》，頁114-115。

二、第二次猛麻之役（1942年6月23日至1942年6月29日）

泰軍進軍猛麻不成，心有不甘。6月23日泰軍約五、六百員，推有兩門炮，分三路進至打丙江北岸向駐守3560高地之國軍發起攻勢，其間有軍機7架助陣。軍機的主要任務並非針對人員，而是瞄準國軍在村寨內的彈藥庫轟炸，這使國軍損失不少。次日，蠻判考附近發現泰軍約400員，國軍雖發起夜襲但也沒能逐退，雙方在東線僵持。⁶⁷ 後泰軍增援蠻判考至千餘人，且遣兵遁入猛麻右側蠻南也（Wannamy），皆遭國軍擊退。此次泰軍有飛機助陣，攻勢一度猛烈，第277團死守3560高地據點未失，且第九十三師另撥第278團增援，未使泰軍續進，而泰軍為避免損傷擴大，於同月29日退去，此役國軍守住打丙江，雙方仍沿江對峙。⁶⁸ 為免泰軍追襲，國軍將猛麻往南道路全數破壞。⁶⁹

或因雨季開始的影響，泰軍兩度攻勢未果，雖不能確知泰軍的傷亡及損失，但從中、日雙方對泰軍的觀察，或許能見泰軍戰力之一二。飯田祥二郎在日後的追憶裡提到，泰方基於日、泰協同作戰的協議，要求參戰並進入景棟，這是東京讓步的結果，在前線作戰的部隊只能接受。泰軍並沒有遭受太大損失，這讓泰軍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與日軍實力相當。⁷⁰ 日軍對於泰軍的作戰評價甚低，稱泰軍進入緬境之後，受限於地形險阻與補給困難，戰志急速滑落，雨季來臨士氣大挫，全無啟程時的意氣風發。⁷¹ 泰軍亦自承入境緬甸後，將士多染瘧疾與腸胃病，而道路損毀帶來的交通不便，不得不利用黃牛、驢、馬與大象等獸力馱運，也使得運補備嘗辛苦。⁷² 泰軍戰意不堅，依第六軍所報亦是如此。泰軍進攻時，

⁶⁷ 〈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1942年8月4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7。

⁶⁸ 〈陸軍第九十三師抗戰紀實〉（1945年12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6759；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72-173。

⁶⁹ 「昆明行營電軍令部第9966號」（1942年6月29日），〈昆明行營1942年6月份法越軍及泰越敵情文電〉，《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3597。

⁷⁰ 飯田祥二郎，〈ビルマ戡定作戰上卷（昭和16年7月-17年6月15日）〉，《防衛省》，檔號：南西-ビルマ-27，頁L-94-97。

⁷¹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緬甸攻略作戰》，頁481。

⁷²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

會驅趕黃牛於前，一與國軍遭遇便拋棄黃牛奔逃，甚至會脫去皮鞋，赤腳狂奔脫離戰場，如遭國軍包圍便跪地求饒，幾無戰鬥力。⁷³

第九十三師雖退回國境，有部分緬甸華人隨軍撤出，持有第六軍證件以為保護。⁷⁴ 他們雖持緬甸護照，實際上多為華裔，入境佛海縣者約有490人，因在當地難以久居，大多內轉昆明謀生。⁷⁵ 日、泰威脅仍在，且雲南全省糧秣管控，不許隨意運補，也使得部隊軍米緊缺，官兵無食旬日，電告省糧食局請撥，可見守禦之難。⁷⁶ 爾後雖有令至，同意開倉撥濟積穀，但交米時間遲遲未到，陷於困難。⁷⁷ 之所以運補不易，也是受制於交通運輸量能不足，以及兵站轉運能力薄弱，糧秣、械彈運送都很遲緩，呂國銓曾要求當地縣府徵僱民夫協助，然因雲南省政府為免濫徵民工產生流弊，曾下令凡徵募逾百人即需呈請核准，因此徵募人力協助轉運困難重重。⁷⁸ 泰軍也受制於交通，處境同樣艱難，戰間期裡，由前線拍回的電報特別要求要在下一個旱季前儘快築路。⁷⁹ 該議復經西北軍司令部去電請求陸軍總司令部支持，請在泰國東北地區招募工人5,000名赴該地施作，尤其急需的是

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50、168。

⁷³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63。

⁷⁴ 〈寧洱縣長關於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寧洱並無泰國難民居住各情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代電〉（1942年10月23日），《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檔號：1106-004-02311-101。

⁷⁵ 〈佛海縣長關於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有泰緬僑民自景棟移居佛海縣各情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代電〉（1942年10月26日），《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檔號：1106-004-02311-053；〈呂國銓關於請雲南省政府命令沿途各縣政府派民夫趕運軍資的電〉（1942年11月20日），《昆明行營參謀處》，雲南省檔案館藏，檔號：1094-003-00022-003。

⁷⁶ 〈呂國銓關於請速補給軍米給軍政部駐滇軍需局的代電〉（1942年8月25日），《軍政部駐昆管理處》，雲南省檔案館藏，檔號：1150-002-00081-0014。

⁷⁷ 〈何應欽關於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開倉撥碾積穀以供軍需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代電〉（1942年10月26日），《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檔號：1106-004-02311-047。

⁷⁸ 〈呂國銓關於請示如何運輸線部隊軍糧的電〉（1942年10月20日），《昆明行營參謀處》，檔號：1094-003-00063-036。

⁷⁹ 「加快泰國道路建設」（ให้เร่งสร้างถนนในสทรฐไทยใหญ่），September 17, 1942，〈修築泰國交通線（從美塞到景棟）〉（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ส้นทางคมนาคมในสทรฐไทยเดิม（จากแม่สายไปเมืองของ-เขตแดนจีน-เชียงตุง-เมืองมะ-เมืองเชียงส้อ-และจากเชียงตุงไปเมืองคาก-เมืองขาง）），1942年9月17日至1943年4月26日（17ก.ย.2485-26พ.ย.2486）》，《警務》，泰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 of Thailand）藏，檔號：บก.สส1.7/44.

景棟至猛養段。⁸⁰

伍、滇邊車佛南戰役及其後

雨季休整，使泰軍有再度發起北攻的氣力，1942年12月爆發了滇邊戰役，泰軍攻入中國國境，此後與國軍在邊境對峙。

一、滇邊車佛南之役（1942年12月10日至1943年2月5日）

泰軍兩度北進出擊未果，除第三師留駐景棟外，大部分入緬軍隊撤往清萊休整，後為了提振聲勢，自1942年8月起預籌動員準備。⁸¹ 在此期間，密派參謀偽裝當地人潛赴國軍周圍刺探，以擬定作戰計畫。⁸² 就龍雲所獲情報稱，景棟附近泰軍有三千餘人，召集附近寨頭開會，準備兵分三路進兵雲南，一自猛養進攻南嶠、一自打洛進攻車里、一自大猛龍進攻佛海，每路約1,000名。⁸³

然實際上泰軍整備的規模更大，藉著修築公路加強了運補能力，在雨季結束之後，於1942年12月初再度結集約莫六萬餘眾，搭配軍機十餘架、山炮十餘門于景棟、猛養與猛勇，準備組織一波更強大的武裝北進。1942年12月10日中泰雙方打響，泰軍先以主力進擊猛麻，復派約六、七百員以步炮聯合，由猛瓦（Mongwa）、蠻景亢（Wankengkung）、猛育（Mongyu）等地，越過南累河進襲第278團第1營陣地。同月15日，第278團第三營奉命增援，繞過交戰區域轉攻

⁸⁰ 〈泰國道路建設事宜〉（ให้เร่งสร้างถนนในสหรัญไทยใหญ่），September 17, 1942，〈修築泰國交通線（從美塞到景棟）〉（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ส้นทางคมนาคมในสหรัญไทยเดิม（จากแม่สายไปเมืองของ-เขตแดนจีน-เชียงคอง-เมืองมะ-เมืองเชียงล้อ-และจากเชียงคองไปเมืองคาก-เมืองยาง）），1942年9月17日至1943年4月26日（17ก.ข.2485-26พ.ข.2486）〉，《警務》，檔號：บก.สส1.7/44.

⁸¹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68-169。

⁸² 宋克鑾，《宋克鑾自傳》，頁117-118。

⁸³ 「龍雲電蔣中正景東泰軍有分三路犯滇企圖」（1942年7月14日），〈革命文獻——敵偽各情：敵情概況〉，《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02-136。

蠻索（Manhsuw）欲直取蠻景亢。泰軍抵抗甚烈，除自猛勇增調兵力支援外，並於同月23日增調山炮兩門及飛機數架助陣，雙方形成對峙局面。1943年1月7日，泰軍炮擊國軍所占3560高地，並在炮火掩護下強渡打丙江，為第277團第一營擊退後，增援至二萬餘人，分六路再度撲向3560高地及猛麻。泰軍另遣千餘由猛累（Mongloi）進占什南（Bokhsopnam）及58號界碑，一路千餘人自猛養進犯卡寶蠻西第278團陣地，另有泰軍強攻第279團在猛安、猛蚌、猛林陣地，滇緬邊境南界240餘公里範圍全面開戰。泰軍以人數優勢，一度包圍第277團于猛麻，迫使該團放棄猛麻陣地，突圍退回國境，於打洛布防，然泰軍緊追不捨，雙方在打洛爭奪，泰軍一度攻入國境，占領打洛，第278團則退往大猛龍，這是中國國土首度遭泰軍占領。⁸⁴ 就泰軍方面的記述，第三師發起總攻時間為1月10日下午3時，於15日作戰結束，拿下打洛。⁸⁵

據呂國銓於1943年1月15日向龍雲所報，第九十三師兵力配備如下，孟連龍浦伯邱地區一排，孟溝一連，三面坡一排，西定打廣打馥TAKALN地區三連，大猛龍蠻南棟57、58、59號樁七連，橄欖壩一排，普洱一連，猛混兩連，佛海一連，刻正抽調猛板地區三連到猛混為師預備隊；師各部自猛瓦、猛麻戰後，傷亡三分之一，現有戰鬥兵約3,200人，率多病弱。此次攻打猛麻、大猛龍之泰軍共約3萬，附炮十餘門，騎兵少數，飛機7架，各路有日人及操粵語者。呂國銓評估敵有進占車佛南企圖，懇速增援反攻及整理後方交通補給。⁸⁶

為奪回失土與遏制泰軍進攻，國軍轉守為攻，在1943年2月1日發起反攻，由第九十三師副師長彭佐熙親往大猛龍督軍，至同月5日終將泰軍驅出境外，第277團、第278團還聯手反攻緬境，進入英屬緬甸與法屬印度支那交界的什南地區，中泰再度呈現對峙局面。⁸⁷ 即使如此，泰軍仍控制了大部分的撣邦，泰國政府將勝

⁸⁴ 〈陸軍第九十三師抗戰紀實〉（1945年12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6759。

⁸⁵ 宋克鑾，《宋克鑾自傳》，頁118-120。

⁸⁶ 〈呂國銓關於報告當前兵力配備情況的電〉（1943年1月15日），《昆明行營參謀處》，檔號：1094-001-00131-070。

⁸⁷ 「衛立煌電蔣中正據呂國銓電報告日軍偵察與泰兵進犯情報並懇速派兵三團以備萬一」（1943年1月24日），〈遠征入緬（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

利大肆宣傳，吹捧泰軍「雪恥」的偉績，並將泰軍南退，自解為達成戰略目標後的主動撤離。⁸⁸

就呂國銓電報所稱，此時滇緬邊境泰軍有6個軍，其中一軍與第九十三師對峙，已入大其力一軍、堅谷兩軍、泰越邊境兩軍。⁸⁹ 或是為了因應雨季，1943年5月，泰軍陸續南調，第九十三師在邊境壓力稍減。⁹⁰ 嗣後，此處與國軍相峙的，就僅有泰軍，全無日軍。泰軍所圖為守成，不再發動大規模攻勢，甚至連原本計畫修建的景棟新機場，也因屢遭盟軍空襲破壞而作罷。⁹¹ 泰軍南調之際，在報刊中仍報捷，稱在孟波（Mong Pawk）北方驅逐了國軍，然而國軍方面的戰報卻沒提到在此有衝突，這或許為泰國掩護南撤的假新聞。⁹²

泰國試圖在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夾縫中獲取最大利益，而日本也持續拉攏泰國以穩固在東南亞的控制。雖泰國在東亞戰事上貢獻有限，日本仍盡量滿足其泛泰主義的情感需求，修改1942年泰軍在緬境不得具有行政管理權的諒解，誘使泰國積極參與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此，日本總理東條英機特於1943年7月初訪泰，與泰國總理兼國防部長鑾披汶會面，發表共同聲明，代表日方同意泰國對

00009-308；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41-342。關於泰軍的攻勢，參考：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185-193。

⁸⁸ Shane Strate, *The Lost Territories: Thailand's Histor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pp. 119-120；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頁208-209。

⁸⁹ 〈呂國銓關於報告共有泰國六個軍與我軍對峙的代電〉（1943年3月7日），《昆明行營參謀處》，檔號：1094-001-00133-151。

⁹⁰ 〈呂國銓關於綜合各方情況來看泰國敵人主力疑調往他方的電〉（1943年5月2日），《昆明行營參謀處》，檔號：1094-001-00131-099；〈呂國銓關於告知泰國主力軍確已調離的電〉（1943年5月20日），《昆明行營參謀處》，檔號：1094-001-00131-100。

⁹¹ 「暫緩景棟機場建設」（ให้ระงับ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นามบินที่เชิงตุ่ง），December 20, 1943, 〈景棟機場建設（1943年12月1日-20日）〉（ระงับ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นามบินเชิงตุ่ง [1-20ธ.ค. 2486]），《泰國皇家部隊司令部》，泰國國家檔案館藏，檔號：มท.สูงสุด 1/504。

⁹² 〈泰軍在孟波以北數地區與敵發生接觸獲大勝利〉，《中原報》，1943年5月3日，版2；〈泰北進軍在孟央邊境 驅逐敵軍敵遺屍竄去〉，《中原報》，1943年5月7日，版2。

揮邦及馬來亞北部四邦的領土主張。⁹³ 在此共同聲明的指導下，同年7月31日，日、泰雙方分別由日本南方軍代表及泰軍代表，簽署《日泰間關於馬來亞與揮邦從屬於泰國領土條約》，約中言明，將英屬緬甸的景棟、猛邦兩省行政權，於條約實施60日內交與泰國；此外，亦將英屬馬來亞的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四地的行政權一併交與。⁹⁴ 泰國政府於接管該地之後，給予當地人士公民身分，其待遇與權利與其他泰國人同，不得歧視。⁹⁵

依據泰方參與日、泰兩軍情報交換的內特拉揚（Samroeng Netrayn）中校向鑾披汶所做分析稱，重慶當局在雲南陳有重兵以禦後門，對重慶而言，如同時在湖南與雲南兩面作戰，將壓縮其縱深，日本為了切斷重慶經緬甸透過英屬印度與外界溝通的管道，復顧及在滇緬一帶受阻必重，薩爾溫江與怒江與滇緬邊界並不平行，且地形破碎崎嶇，如日軍要封鎖該航路就必須從緬甸其他區域抽調兵力為之，而引入泰軍也能增加對付盟軍的兵力，縮小與國軍的差距。⁹⁶ 由此或許能揣測，泰國自認頗受日方倚重與需要。

⁹³ 「馬來北部4州泰国領歸屬に關する關係書類 自昭和18年7月至昭和18年9月」（1943年7月5日），〈軍政施行上の諸規定方針 計畫要領等綴 昭和17年8月23日-20年3月1日〉，《防衛省》，檔號：南西-軍政-20。

⁹⁴ 「マライ及シャン地方に於けるタイ国の領土に關する日本国タイ国間條約」（1943年7月31日），〈重要国策決定綴 其4 昭和18年1月14日-18年9月29日〉，《防衛省》，檔號：中央-戰爭指導重要国策文書-1106；「日泰間關於馬來亞與揮邦從屬於泰國領土條約」（นำส่งสนธิสัญญา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 ว่าด้วยอาณาเขต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มาลัยและภูมิภาคกลาน），December 1, 1943，《外交部發送關於馬來亞與揮邦從屬於泰國領土條約（1943年12月1日-3日）》（กระทรว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ส่งสนธิสัญญา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ญี่ปุ่น ว่าด้วยอาณาเขตไทยในรัฐมาลัยและภูมิภาคกลาน [1-3ธ.ค.2486]），《泰國皇家部隊司令部》，檔號：บก.สูงสุด 1/503。

⁹⁵ 「新附領土公民之待遇」（การปฏิบัติต่อราษฎรในดินแดนใหม่），November 8, 1943，〈戰時招募政府人員〉（ลับ-ด่วน-เฉพาะ 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รจุบุคคลเข้ารับราชการ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ในภาวะสงคราม ตามมติรัฐมนตรี），《教育部》，泰國國家檔案館藏，檔號：ศบ.0701.28/10。

⁹⁶ 「內特拉揚關於中國戰場整體情況的三點分析」（การยุทธ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ร้อยโทอิ้วชาแห่งสำนักงานชุดฝ่ายทหารบกญี่ปุ่นได้ให้ข่าวโดยทั่วไปซึ่งรวมเป็นข้อใหญ่ๆ ได้ 3 ประการ คือ），July 3, 1943，〈陸軍向日軍代表發送第13次訊息交換文件的複本及中國地圖〉（ทบ.สนามส่งสำเนา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ข่าวกับผู้แทนกองทัพญี่ปุ่นครั้งที่ 13 (1943/09/08) หมายเลข มีแผนที่ แสดงการรบ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จำนวน 1 แผ่น การและเปลี่ยนข่าวกับผู้แทนทหารญี่ปุ่น ครั้งที่ 13 30 มิถุนายน 1943 เวลา 15.00-16.00），《泰國皇家部隊司令部》，檔號：บก.สูงสุด 1.12/178。

二、緬甸猛瓦蠻景亢之役（1945年1月31日至1945年2月1日）

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與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1943年8月中旬於加拿大魁北克召開作戰會議，討論對軸心國的作戰規劃，重慶方面由外長宋子文自美國出發，代表政府就近參加其中對日作戰的討論，商定在當年度雨季結束之後，發起對緬反攻。反攻作戰於1943年10月底，由中國駐印軍首先發起，自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出擊，國內出發的遠征軍亦於1944年5月渡過怒江發起反攻。隨著中美聯軍於1944年4月及同年12月中先後拿下密支那、八莫（Bhamo）等地，緬境泰軍也開始後撤。

同時，泰國政情於1944年起亦有變化。因盟軍不斷轟炸曼谷，鑾披汶提出遷都離曼谷北方約190公里的碧差汶府（Pechabun），以及在北標府（Saraburi）建立一座佛教城市的兩份提案，在1944年7月29日遭到國會否決而被迫辭去首相。他同時辭去所兼國防部長與武裝部隊最高司令職務，首相遺缺由庫恩（Khuang Aphaiwong）接任，另由辛宋格蘭（Luang Kovid Abhaiwongse）出任國防部長，帕洪（Phraya Phahon Phon Phayuhasena）為武裝部隊最高司令。這使得受泰王阿南達馬喜道（Ananda Mahidol）任命的攝政普里迪（Pridi Banomyong），以及秘受普里迪保護的自由泰有了活動的空間。⁹⁷

鑾披汶去職，連帶地影響了日、泰合作模式。1941年12月，當日、泰同盟簽署時，泰國的國防部長、武裝部隊最高司令與首相皆由鑾披汶兼任，因此日、泰之間的協調能同時進行軍事與民政的溝通，然鑾披汶離任後，總理、國防部長與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分由不同人士擔任，因此在1944年9月，應日方要求，日、泰重訂協調辦法，由協調部負責日、泰間的軍事與民事合作與聯繫。軍事部分，由總司令親自參加，協調日、泰兩軍軍事行動；民事部分，另有協調部的正、副幹事出席參加，一則為了應付緊急事態，快速判斷，並通知總理決斷；一則聯繫相關部門快速應變，彼此協調，如有需要討論的內容也能透過內閣秘書轉呈討論。⁹⁸

⁹⁷ 陳鴻瑜，《泰國史》，頁247-248。

⁹⁸ 「泰日同盟協調辦法」（ระเบียบปฏิบัติราชการของกรม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พันธมิตร），September 5, 1944, 〈對日聯

另為因應日軍在太平洋的潰敗，以及穩定東南亞占領區的安定，依日方要求，1944年12月，日、泰針對泰南防禦做出協調，成立日泰南方協調單位對應日軍防區。併入泰國的馬來四邦（Si Rat Malai）及其南區域，由日軍第二十九軍司令石黑真藏負責，總部設於太平（Bandar Taiping），春蓬府（Chumphon）以北由日軍駐泰司令中村明人負責，春蓬府至馬來四邦以北交日泰聯盟協調部隊負責，由駐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的泰軍第六師師長任南方協調部隊委員長，指揮當地各省省長與將領協調與日本協同工作，並在不違背中央命令、相關法令與國策的前提下，與日方交涉一切。⁹⁹ 雖稱是日泰協同，實際上全由日方主導。

雖中、泰兩方有所默契，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自由泰亦復派員前往重慶聯繫，且在蠻披汶指示下，泰軍亦有派員與國軍秘密往來的紀錄，但泰軍在什南地區續存，對國軍總是一個威脅。第九十三師就在盟軍回師，以及泰國內政變動的局面下，搭配緬北反攻，趁勢逆襲泰軍。國軍此次攻勢的目的，是要將泰軍逐遠，以駐紮大猛龍的第278團為主力，搭配第277團第一營（欠第二連）兵力，向據守南累河南岸猛育（Mongyu）、猛累（Mongloi）的泰軍第三師第七團出擊，作戰命令下達的時間是1945年1月26日，發起行動的時間在同月31日傍晚。或因泰軍戰志不高，截至2月1日清晨，數小時間泰軍已被驅離，退至南累河以南。¹⁰⁰ 此役是1月27日芒友會師的搭配，之後國軍與英軍聯合反攻，至3月30日雙方於喬梅（Kyaukme）會師。

1945年4月10日，中國駐印軍反攻孟拱（Mogaung）河谷，久攻不下，史迪威乃改採迂迴戰術，於5月17日，盟軍進逼緬北大城密支那，遭遇日軍頑抗。6月下

繫〉（การติดต่อในกิจการต่าง ๆ 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教育部》，檔號：ศธ.0701.28/45.

⁹⁹ 「同盟協調辦法」（การ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บพันธมิตร），October 26, 1944, 〈對日聯繫〉（การติดต่อในกิจการต่าง ๆ 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教育部》，檔號：ศธ.0701.28/45; 「東北盟軍協調會議（1945年7月14日）：同盟協調規範」（ระเบียบการ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พันธมิตร, การ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พันธมิตรทางภาคพายัพและภาคอีสาน, July 14, 1945），〈對日聯繫〉（การติดต่อในกิจการต่าง ๆ 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教育部》，檔號：ศธ.0701.28/45.

¹⁰⁰ 〈陸軍第九十三師佔領蠻景坑猛瓦附近地區戰鬥詳報〉（1945年3月6日），《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11627；〈陸軍第九十三師抗戰紀實〉（1945年12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號：七八七-6759。

旬，眼見中國駐印軍拿下孟拱河谷，盟軍即將利用鐵路增援密支那，日、泰雙方為了應對盟軍自北方壓境，比照泰南防禦辦法，成立負責泰國北方及東北的日泰協調機構，以應戰況的迅速變化，北方軍負責的範圍包括所駐各府，以南邦府為中心；東北協調部隊以泰軍第三十七師為主，以呵叻府為中心。具體實施辦法與泰南防禦協調相當，亦即是日方主導。¹⁰¹

此後，一直到抗戰結束，國軍再沒有與泰軍交火的紀錄。泰國在二戰行將結束前，透過自由泰等管道與同盟國接觸，背棄日本。¹⁰² 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中、泰交涉承認與建交換使事宜時，泰方透過訪華團於1946年3月25日告以，泰國境內有中國籍戰俘約90人滯留。¹⁰³ 然呂國銓則稱，包括第五十五師、第九十三師共有約160名戰俘，希望泰方盡速釋放，交該師接收。¹⁰⁴

陸、結語

二戰於日本宣布投降而結束時，泰國隨即否認對英、美宣戰的合法性，而參與軸心國之舉，被視為是遭日軍脅迫的結果，除廢棄與軸心國間所簽署之約款，使得二戰期間泰國獲得日本之助，滿足其泛泰主義而奪占的領土全數歸還外，基本不受任何國際裁罰，仍得保有政治獨立。更為特別的是，泰國的戰罪審判並非由盟軍組織軍事法庭審理，而是尊重泰國為一獨立國家，由泰國最高法院依據1945年10月8日頒布的《戰罪法》組織戰罪法庭自行審訊，僅有蠻披汶以降的數

¹⁰¹ 「東北盟軍協調會議（1945年7月14日）：「同盟協調規範」（ระเบียบการ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พันธมิตร, การ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พันธมิตรทางภาคพายัพและภาคอีสาน, July 14, 1945），〈對日聯繫〉（การติดต่อในกิจการต่าง ๆ 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教育部》，檔號：ศธ.0701.28/45。

¹⁰² 關於自由泰在戰爭期間的作為及其功能，參見：E. Bruce Reynolds, *Thailand's secret war: The Free Thai, OSS, and SOE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¹⁰³ “Siamese Mission to China,” March 25, 1946，〈暹羅（泰國）代表團訪華〉，《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402-0107。

¹⁰⁴ “The MOFA to the Siamese Mission to China,” March 30, 1946，〈暹羅（泰國）代表團訪華〉，《外交部》，典藏號：020-010402-0107。

名將領列名被告。¹⁰⁵ 也就是說，泰國參與的戰爭並未遭盟國共同追責，與日、德處境大大不同。

國軍是泰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直接交火的唯一對手，英、美軍隊僅有空襲泰境的紀錄，並沒有海陸戰場的交鋒，然而這場戰役卻在中國的抗戰敘事中被忽視而埋沒。本文透過各方資料的考察，除了重建史實之外，認為中、泰戰爭之所以爆發，有遠因，也有近因。

遠因在於泰國自19世紀以來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侵凌，進而於1930年代揚升的泛泰主義推促，力圖泰國再興，要收復「失土」，恢復泰國此前之榮光，從而執念於對內以形塑泰族認同，向外以拯救周邊區域泰人擺脫殖民統治為辭，遂行擴張。近因在於泰國受到日本所主導之大東亞共榮圈披靡的影響，於日軍壓境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傳統中立政策的無奈，同時也藉著日軍鐵蹄之助擴張，踏上曾經失去的「失土」，進而與中國遠征軍於滇緬邊境爆發武裝衝突。

然中、泰雖然爆發衝突，細究太平洋戰爭期間泰軍的活動範圍，大概也能見得泰國並不貪圖更多的土地，大抵以其泛泰主義所稱的範圍為限，並未派兵伴同日軍前往其他大東亞共榮圈之夥伴國家進駐，僅圖保有眼下的成果，以「雪恥」為期，在此目的滿足之後，其實沒有多大的野心。正如鑾披汶於日泰結盟時所言，泰國沒有對外擴張的野心與能力，僅願提供日本便利，藉茲獲取合作之報酬。奪回「失土」，洗刷「國恥」，就是與日本合作的索求，於日軍席捲下，排除英、法兩國在東南亞之殖民勢力進而實現的。

中、泰之間四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除了最後一次戰役是由國軍發起主攻之外，其餘三次戰役都是泰軍主動出擊，可見中、泰之間的衝突，中方是很被動的。甚至在蔣中正於1943年2月27日發表的《告泰國軍民書》中也定了調，表達對泰國在日本脅迫下不得不投入軸心國陣營的同情。泰國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透過自由泰等渠道試著與同盟國接觸，也一度寄望能在戰後保留部分戰時奪回的

¹⁰⁵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rial of Siamese accused of war crimes,”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The Far East, Volume VIII*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1), pp. 1106-1107.

「失土」，尤其是法、泰戰爭後取回的湄公河左岸與柬埔寨所屬的兩省，但因英國反對，且法國否認維琪政權所簽協定而無法保留戰時所獲，最終僅得恢復1940年時的國界。泰國審理戰罪軍事法庭運作數月後，由鑾披汶等被告律師提出憲法爭議，指出《戰罪法》於戰後頒布，不應回溯戰時行為，更不應依此剝奪公民權利、沒收私有財產，該法顯與其他現行法律衝突，具有瑕疵。故1946年3月23日，所有被指違犯戰罪者均無罪獲釋。¹⁰⁶ 不久後，拉瑪八世阿蘭達馬西敦（Phra Atthamaramathibodin）經眾議院建議，於1946年4月26日頒布特赦令，赦免戰爭期間與日本合作之官僚、人民的罪。¹⁰⁷ 中、泰戰爭也就在泰國重返國際社會，並於1946年雙邊建交之後，基於雙方並未宣戰，毋須處理和約與賠償問題，且戰罪不再被追究，成為被遺忘的戰爭。

¹⁰⁶ 「戰罪法庭1/2489號文件 最高法院」（คดี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สงคราม ในพระปรมาภิไธย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อยู่หัว ที่ ๑/๒๔๘๘ ศาลฎีกา วันที่ ๒๓ เดือนมีนาคม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๔๘๘, March 23, 1946），收入托西里普爾努安（ทศศิริ พูลนวล），《戰罪法庭證詞》（ทำให้การต่อศาล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สงคราม）（曼谷：普里迪研究所，2012年），pp. 280-284.

¹⁰⁷ 「赦免戰時對日合作者的罪」（นิรโทษกรรมแก่ผู้กระทำการต่อต้าน 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ญี่ปุ่น, April 26, 1946），收入托西里普爾努安（ทศศิริ พูลนวล），《戰罪法庭證詞》（ทำให้การต่อศาล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สงคราม），pp. 285-287.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一年五月〉。
 - 〈革命文獻——敵偽各情：敵情概況〉。
 - 〈遠征入緬（三）〉。
 - 〈遠征入緬（四）〉。
- 《外交部》（臺北，國史館藏）
- 〈暹羅（泰國）代表團訪華〉。
- 《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昆明行營1942年6月份法越軍及泰越敵情文電〉。
 - 〈陸軍第九十三師佔領蠻景坑猛瓦附近地區戰鬥詳報〉。
 - 〈陸軍第九十三師抗戰紀實〉。
 - 〈陸軍第六軍第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猛麻之役作戰詳報〉。
 -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
- 《雲南省政府秘書處》（昆明，雲南省檔案館藏）
- 〈甘麗初致昆明行營主任龍雲電〉。
 - 〈何應欽關於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開倉撥碾積穀以供軍需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代電〉。
 - 〈佛海縣長關於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有泰緬僑民自景棟移居佛海縣各情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代電〉。
 - 〈寧洱縣長關於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寧洱並無泰國難民居住各情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的代電〉。
 - 〈趙宗翰關於告內政部長周鐘岳有關甘麗初軍長所部遠征軍近況的電〉。
- 《昆明行營參謀處》（昆明，雲南省檔案館藏）
- 〈呂國銓關於請雲南省政府命令沿途各縣政府派民夫趕運軍資的電〉。
 - 〈呂國銓關於請示如何運輸線部隊軍糧的電〉。
 - 〈呂國銓關於報告當前兵力配備情況的電〉。
 - 〈呂國銓關於報告共有泰國六個軍與我軍對峙的代電〉。
 - 〈呂國銓關於綜合各方情況來看泰國敵人主力疑調往他方的電〉。

- 〈呂國銓關於告知泰國主力軍確已調離的電〉。
《軍政部駐昆管理處》（昆明，雲南省檔案館藏）
〈呂國銓關於請速補給軍米給軍政部駐滇軍需局的代電〉。
《外務省》（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大東亞戰爭關係一件／館長符号扱來電綴 第五卷〉。
〈日泰進駐協定〉。
〈泰國、仏領印度支那間国境紛争一件（日泰、日仏間保障及政治的了解ニ関スル議定書締結關係ヲ含ム）第一卷〉。
《防衛省》（東京：防衛省藏）
〈ビルマ戡定作戰上卷（昭和16年7月-17年6月15日）〉。
〈上奏關係書類綴 卷1其2 昭和17年1月-17年5月〉。
〈大東亞戰爭關係一件／「タイ」国問題／日、泰進駐協定並日泰同盟條約關係〉。
〈日本軍の泰國平和進駐事情〉。
〈南方軍各方面作戰計畫等綴 昭和17年〉。
〈南方軍作戰關係資料綴 昭和16年11月25日-18年2月21日〉。
〈南方軍特報綴 其の2 昭和17年2月1日-17年3月11日〉。
〈軍政施行上の諸規定方針 計畫要領等綴 昭和17年8月23日-20年3月1日〉。
〈重要国策決定綴 其4 昭和18年1月14日-18年9月29日〉。
〈泰國進駐とピブン首相〉。
〈荒尾興功日記〉。
〈飯田祥二郎戰塵日録：第二部（佛印進駐）〉。
〈緬甸作戰經過の概要〉。
《警務》（曼谷，泰國國家檔案館藏）
〈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ส้นทางคมนาคมใน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เดิม
（จากแม่สายไปเมืองของ-เขตแดนจีน-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มืองมะ-เมืองเชียงลื้อ-และจากเชียงตุงไปเมืองคาก-เมืองขาง）, 17ก.ย.2485-26เมษา2486〉
〈修築泰國交通線（從美塞到景棟）〉（1942年9月17日至1943年4月26日）
《教育部》（曼谷，泰國國家檔案館藏）
〈ลับ-คว่น-เฉพาะ และการบรรจบุคคลเข้ารับราชการ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ในภาวะสงคราม ตามมติรัฐมนตรี〉
（戰時招募政府人員）

การติดต่อในกิจการต่าง ๆ 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 (對日聯繫)

《泰國皇家部隊司令部》(曼谷, 泰國國家檔案館藏)

〈กระทรวง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ส่งสนธิสัญญา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ญี่ปุ่น ว่าด้วยอาณาเขตไทยในรัฐมลายูและภูมิภาคฉาน [1-3ธ.ค.2486]〉(外交部發送關於馬來亞與暹羅從屬於泰國領土條約, 1943年12月1日-3日)

〈ระงับ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นามบินเชิงคอง[1-20ธ.ค. 2486]〉(景棟機場建設(1943年12月1日-20日))

〈ท.สนามส่งสำเนา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ข่าวกับผู้แทนกองทัพญี่ปุ่นครั้งที่ 13 (1943/09/08) หมายเหตุ มีแผนที่ แสดงการรบ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จำนวน 1 แผ่น 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ข่าวกับผู้แทนทหารญี่ปุ่น ครั้งที่ 13 30 มิถุนายน 1943 เวลา 15.00-16.00〉(陸軍向日軍代表發送第13次訊息交換文件的複本及中國地圖)

二、史料彙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抗戰時期封鎖與禁運事件》。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67年。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

日本防衛庁戰史室編，《戰史叢書・マレー——進攻作戰》，第1冊。東京：朝雲新聞社，1966年。

日本防衛庁戰史室編，《戰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第2冊。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太平洋戦争》，第2冊。東京：外務省，2010年。

劉偉民編，《仁安羌作戰檔案史料彙編》。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3年。

劉偉民編，《傳奇詩篇：劉放吾將軍與仁安羌大捷》。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3年。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ume V.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6.

ทศสิริ พูลนวล (托西里普爾努安), คำให้การต่อศาล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สงคราม. (戰罪法庭證詞)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ถาบันปริทัศน์ พนมยงค์, 2012. (曼谷：普里迪研究所，2012年)

三、政府公報、地方志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出版地不詳：作者自印，無日期。

思茅地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思茅地區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Treaty Series, No.19, 1909.

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 (《皇家公報》)，冊54、58。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杜其良，〈戰火遊子〉，收入《烽火、離亂、老士官》。臺北：甯文創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

หาญสงคราม (พิชัย) (宋克鑾)，พล.อ. หลวง, *ชีวประวัติของ พลเอก หลวงหาญสงคราม ม.ป.ช., ม.ว.ม., ท.จ.* (宋克鑾自傳)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จำกัด ศิวพร, 1969. (曼谷：siwaporn公司，1969)。

พลเอกสาขหุุด เกิดผล, (猜裕柯彭將軍) *เชียงคอง และ ข้อคิด เขียน พุด ทำ.* (在景棟的所思所為)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โรงพิมพ์บริษัทด้านสุทธาการพิมพ์, 1994. (曼谷：丹速沙印刷公司，1994)。

五、雜誌、報紙

《中原報》，曼谷，1943年。

六、專書

王文隆編，《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吳淑鳳、李道緝編，《東南亞戰場的情報與敵後工作》。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村嶋英治，《海外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の受容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タイとその周辺地域の事例》。東京：統計研究会，1992年。

- 周惠民編，《檔案中的中國遠征軍》。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 邵銘煌編，《緬北反攻影像史記》。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 俠文，《暹羅內幕》。香港：南洋問題研究會，1940年。
- 張鑄勳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作戰》。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 郭春龍，《中國遠征軍緬北滇西作戰》。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臺北：國立編譯館，2004年。
- 陳鴻瑜，《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年。
- 楊維真編，《指揮、後勤與地方政治》。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 雷娟利，《日本對滇西淪陷區的統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
- 劉維開編，《域外作戰的宣傳與外交》。臺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2年。
- 蔡文星，《泰國》。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
- 蔡文星編，《泰國近代史略》。重慶：正中書局，1944年。
- Chaloemtiarana, Thak, *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07.
- Chambers, Paul, *Unruly Boots: Military Power and Security Sector Reform Efforts in Thailand*. Frankfurt: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2013.
- Chan, Ying-kit, Chang-Yau Hoon, *Southeast Asia in China: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and Contemporary Engagements*.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23.
-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 Peleggi, Maurizio, *Thailand: The Worldly King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 Reynolds, E. Bruce, *Thailand's secret war: The Free Thai, OSS, and SOE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t. John, Ronald Bruce, *The Land Boundaries of Indochina: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Durham: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Durham, 1998.
- Strate, Shane, *The Lost Territories: Thailand's Histor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 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 (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部)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การสงคราม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สงครามมหาเอเชียบูรพา. (大東亞戰爭中的泰國戰爭史)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กรมยุทธศึกษาทหาร กองบัญชาการทหารสูงสุด, 1994. (曼谷：最高司令部軍事研究

部，1994年）

สิริ เปรมจิตต์, (帕連進) ชีวิตและงาน ของพลเรือตรีถวัลย์ ช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นที่ 8 (第八任泰國總理鑾探隆的生平與事蹟) ของไทย: อนุสรณ์งานพระราชทานเพลิงศพ พลเรือตรีถวัลย์ ชำรงนาวาสวัสดิ์ ณ เมรุหน้าพลับพลาอิศริยาภรณ์ วัดเทพศิรินทราวาส วันเสาร์ที่ 25 มีนาคม พ.ศ. 1989. (泰國：1989年3月25日鑾探隆火葬儀式，1989年)

七、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王文隆，〈抗戰時期中泰兩國的武裝衝突及其影響〉，《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4期（2021年12月）。

王文隆，〈抗戰時期中泰軍事上的衝突與秘密往來〉，《國史館館刊》，第59期（2019年3月）。

王連浩、陳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之回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2012年9月）。

李道緝，〈泰國華人國家認同問題〉。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

村嶋英治，〈1940年代におけるタイの植民地体制脱却化とインドシナの独立運動：タイ仏印紛争から冷戦の開始まで〉，收入磯辺啓三編，《ベトナムとタイ——經濟發展と地域協力——》。東京：大明堂，1998年。

熊沛彪，〈二戰中日本干預泰、法印領土爭端論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3年第6期（2013年11月）。

Eiji, Murashima, "The Commemorative Character of Thai Historiography: The 1942-43 Thai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han States Depicted as a Story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ai Independe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No.4 (Oct., 2006).

Wongsurawat, Wasana, "Thai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Failed Decolonization Attempt," in Ashley Jackson, ed., *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23.

八、網路資料

Andrew McGregor, "Vichy versus Asia: The Franco-Siamese War of 1941". Accessed August 24, 2024. <https://www.aberfoylesecurity.com/?p=1191>.